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十四回 請莊客馬榮交手 遇鄉親蔣忠談心

卻說狄公在陸家行內，等吳小官去請趙客人前來，不多一會馬榮已看見前日在路上推車的那個大漢，一同進門，當時不敢魯莽，望著狄公丟個眼色。狄公會意，便將那人一望，只見他身長一丈，生來黑漆面龐，兩道濃眉，一雙虎眼，足穿薄底靴兒，身穿短襟窄袖，無色小襖，丟當叉褲。那種神氣，倒像綠林中朋友。狄公上下打量一番，暗暗想道：此人明是個匪頭，哪裏是什麼販絲的客人，而且浙湖的人形，皆是氣格溫柔，衣衫齊整，你看他這種行為神情，明是咱們北方氣概。且等他一等，看他如何。只見陸長波見他進來，當時起身來笑道：「常言買雞找不到賣雞人，你客人投在小行，恨不得立刻將貨脫去，得了絲價，好回貴處，一向要賣，無這項售戶，今日有人來買，你又打牌去了。這位梁客人，是北京威儀緞莊上的。往年皆到你們貴處坐莊，今因半途抱病，聽說小行有貨，故此在這裏收賣。所有存下的貨物，皆一齊要買，但不過要價碼克己。小行怕買賣不成，疑惑我等中間作梗，因此將你請來，對面開盤，我們單取用便了。」那人聽了陸長波這番話，轉眼將狄公上下望了一回，坐下笑道：「我的貨，賣是要賣，怕的這客人有點欺人。我即便肯賣與他，他也未必真買。」陸長波見他這番話，說得詫異，忙道：「趙客人你休要取笑，難道我騙你不成？人家很遠的路程來投小行，而且威儀這緞號牌子，誰人不知。莫說你這點絲，即便加幾倍，他也能售。你何以反說他欺人？倒是你奇貨可居了。」狄公見了這大漢說了這兩句話，心下反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此人眼力，何以如此利害？又未與他同在一處，何以知我不是客商？莫非他看出什麼破綻？如果為他識破，這人本事就可想了。雖有馬榮在此，也未必能將他獲住。」當時還故示周旋，起身作了揖，說：「趙客人請了。」大漢見他起身，也忙還了一揖道：「大人請坐，小人見謁來遲，望祈恕罪。」這一句，更令狄公吃驚不小，分明是他知道自己的位分，復又做作驚異道：「尊兄何出此言，咱們皆是貿易中人，為何如此稱呼？莫非有意外見麼？還不識尊兄臺甫何名，排行幾位？」大漢道：「在下姓趙名萬全，自幼兄弟三人，第三序齒。不知大人來此何乾，有事但說不訪。若這樣露頭藏尾，殊非英雄本色。俺雖是貿易中人，南北省份，也走過許多碼頭，做了幾件驚人出色的事件，今日為朋友所托，到此買賣，不期遇尊公。究竟尊姓何名，現官居何職，俺這兩眼相法，從來百不失一。尊公後福方長，正是國家棟樑，現在莫非做哪裏縣丞麼？」狄公被他這番話，說得啞口無言，反而深愧不是，停了半晌，乃道：「趙兄，你我是為買賣起見，又不同你談相，何故說出這派話來？你既知我來歷，應該傾心吐膽，道出真言，完結你的案件。難道你說了這派大話，便將俺唬嚇不成？」說著望馬榮丟了個眼色，起身站在陸長波背後。

馬榮到了此時，也由不得再不動手，當即跳出門外，高聲喝道：「狗強盜，做了案件，想往哪裏逃走！今日俺家太爺，親來捉汝，應該束手受縛，歸案訊辦。可知那高家窪的事，不容你逃遁了。」說著兩手擺了架落，將門擋住，專等他出來動手。陸長波看見言語不對，忽然動起手來，如同作夢一般，不知是素來有仇，也不知無故起釁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呆呆的在那裏呼喊說：「你們可不要動氣，生意場中，以和平為貴，何以還未交易，就說出這尷尬話來，莫非平時有難過麼？」還未說完，見大漢掀去短襖，露出緊身小衣，袖頭高卷，伸開兩手，一個箭步，踢出門外，向馬榮罵道：「你這廝也不打聽打聽，來至太歲頭上動土。俺立志要除盡這班貪官污吏，壟斷奸商，你竟敢來尋死！不要走，送你到老家去！」只見左手一抬，用個猛虎擒羊的架落，對定馬榮胸口一拳打來。狄公見了這樣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深恐馬榮招架不住。只見他將身向左邊一偏，用了個調虎下山的形勢，右手伸出兩指，在大漢手寸上面一按，望下一沉，果然趙萬全將手一縮回，不敢前去。原來馬榮也是會手，這一下撞在他血道上面，因此全勝酥麻，不能再進。馬榮見他中了一下，還不就此進步？登時調轉身子，起勢在他肋下一拳打去。趙萬全見他手足靈便，就不敢輕視，一手護定周身，一手向前習他的手掌。馬榮哪裏容他得手，隨即改了個鵬鳥展翅的格式，將身一縱，約有一二尺的高下，提起左足欲想踢他的左眼。誰知道一來正中趙萬全之計，但見他望下一蹬，兩手高起，說聲：「下來吧！」早將馬榮的腿兜住，但聽「咕咚」一聲，摔在地下。

狄公這一驚不小，深恐他就此逃走。裏面陸長波也嚇得面面相覷，惟恐打殺人命，趕著出來喊道：「趙三爺，你是我家老主顧客人，向來未曾齟齬，何以今日一言不合，就動手動腳起來？設若有個險錯，小行擔受不起。有話進來好說。」眾人正鬧之間，街坊上面早已圍著許多人來，言三語四，在那裏亂說。

忽然人叢裏面，有一個二三十歲的漢子，身材高大，虎背熊腰，見馬榮落在地下，趕著分開眾人，高聲喊道：「趙三爺不要胡亂，都是家裏人！」隨即到了馬榮面前叫道：「馬二哥，你幾時來此，為何與我們兄弟鬥氣？這幾年未曾見面，令咱家想得好苦。聽說你洗手不乾那事了，怎麼會到這裏來？」說著即將馬榮扶起。馬榮將他一望，心中好不歡喜，說道：「大哥你也在此，俺們這裏再談，千萬莫放這廝走了，他乃人命要犯。」說著那人果將趙萬全邀入行內，招呼閒人散開，然後向馬榮說道：「這是我自幼的朋友，雖是生意中人，與俺們很有來往。二哥何故與他交手，現在何處安身，且將別後之事說來。誰人不是，俺與你倆陪禮。」

原來此人也是綠林中朋友，與馬榮一師傳授，姓蔣名忠，雖然落身為盜，卻也很有義氣，此時已經去邪改正，在這個土寨當個地甲。趙萬全是山東沂水縣人氏，因幼父母雙亡，跟蔣忠的父親，學了一身本領，所有醫卜星相件件皆精。到了八歲時，見本鄉無可依靠親戚，本家皆已亡過，因想湖州有個姑母，很有錢財，因而將家產變去，做了盤纏，到湖州探親。他姑母見他如此手段，就收他在家中，過了數月，然後薦至絲行裏面，學了這項生意。後來日漸長大，那年回家祭祖，訪知這雙土寨，是南北的通衢，可以在此買賣，他就回到湖州，向姑母說明，湊了幾千銀本，每年春夏之交，由湖州販絲來賣。卻值蔣忠洗手，在曲阜縣上卯，為了這寨內的地甲，彼此聚在一處，更覺得分親熱。今日趙萬全正在他家摸牌，忽然吳小官去喊他做生意，去了好久不見回來，蔣忠因此前來探望，不意卻與馬榮交手。此時馬榮見他問別後之事，連忙說道：「大哥有所不知，自從你我在山東王家寨做案之後，小弟東奔西走，受了许多辛苦。後來一人思想，人生在世，不過百年，轉眼之間，就成了廢物。若不在中年做出一番事業，落了好名，豈不枉為人世。而且這綠林之事，皆是喪心害理的錢，今日得手，不過數日之內，依然兩手空空，徒然殺人害命，造下無窮的罪孽。到了惡貫滿盈的時節，自己也免不得一刀之苦，所以一心不乾。卻好這年在昌平界內，遇見這位狄大人做了縣令，真是一清如水，一明似鏡，因而與喬二哥投在他麾下，做個長隨。數年以來，也辦了許多案件，只因前日高家窪出了命案，甚是稀奇，直至前日，始尋出一點形影，故而到此尋拿。」說著將孔萬德客店如何起案，如何相驗，如何換了屍的原由，說了一遍。然後又指狄公道：「這就是俺縣主太爺，姓狄名仁傑，你們這裏也是鄰境地方，昌平縣官聲應該聽見。」

蔣忠聽了這番話，掉轉頭來望著狄公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小人迎接來遲，求大人恕罪。」狄公忙扶起說道：「剛才的事，馬榮已經說明，還望壯士將這人犯交本縣帶回訊辦。」蔣忠還未開口，趙萬全忙道：「這是小人受人之愚了，此案實非小人所乾，如有見委之處，萬死不辭。且待小人稟明，大人便可明白了。方才馬二哥說那凶手姓邵，是四川人氏，小人乃是姓趙，本省人氏，這一件就不相合。但是這人現在何處，叫什麼名號，小人卻甚清楚。大人在此且住一宵，明日前去，定可緝獲。」狄公聽了此言，不知如何辦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